

龚本庭

以前河水很清澈,父亲那时也正年轻。

夏天的夜晚,父亲时常和一位本家伯伯一起,划一条小船,船头挂着一盏马灯,带着鱼叉、鱼篓去河中捕鱼。父亲说晚上鱼睡着了,在水中会一动不动,他们看见鱼后一叉下去,一条鱼就到了手中。那时生态环境比较好,河中的鱼也比较大,父亲他们经常能逮十多斤重的大鱼。

我也一直很想随父亲去捕鱼,可父亲不同意。父亲说我还太小,我们家的小船没篷,夜里视线又不好。万一带入河中就麻烦了。农闲的时候,父亲会把船拖上岸,用桐油一遍遍给船上油。父亲做这个工作时,嘴里还会快乐地哼着小调,把船弄的光滑漂亮,这工作对父亲而言是劳动,也更像是一种享受。

只是那时鱼不值钱,有时一条十来斤的大鱼,甚至换不来一袋食用盐,乌龟、甲鱼更是无人问津。门后的那条河上,经常有乌龟在斜伸在河里的树上晒太阳。人一走过去,乌龟“扑通”一声跳到水里,等人走远后,又悄悄爬到树上。我们也觉得乌龟很有趣,它如同在与我们捉迷藏。我们偶尔也能发现背上刻有字的乌龟,这应是别人放生的乌龟,那时很多人相信,乌龟是有灵性的生物。

父亲捕完鱼回来,往往我们都已沉沉睡去。第二天早上,家中就有了几条新鲜的鱼,以及父亲说不尽的快乐。父亲捕的鱼吃不完,除了一部份送人,其余会杀后洗净晒干,留着以后慢慢吃。后来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父亲变得很忙碌,渐渐就没有捕鱼的兴趣。公路运输也渐渐取代了河运,曾经的运输工具——船也退出了舞台,我家的那条船也日渐斑驳腐烂,直至没有了踪迹。屋后那条河,也开始干涸和淤积,渐渐少有人问津。

前两年,年过八旬的本家伯伯去世,丧事办得很热闹,锣鼓响了整整一个晚上。我一直不明白,父亲后来怎么与本家伯伯关系就疏远了,他们的友谊没能像以前那样维系下去。父亲曾对我说友谊是个很脆弱的东西,经常会随着爱好、距离的变化而受到影响。但父亲心中一定会时常想到,他和本家伯伯一起夜晚捕鱼的情景。每当父亲给我们讲当年行船走海的往事时,他都会提及本家伯伯,也会不时夸本家伯伯是一个不错的搭档。没有船,没了那些一起捕鱼的夜晚,父亲和本家伯伯就各自走在自己的人生路上没了交集。

在有月亮有夜晚,两个人划着一条船,在清澈的水面上,沐浴着清凉的河风,想想都是一件浪漫的事。可是,这样的浪漫,我们是体会不到了。父亲现在也只能在心中回味,他曾经的那条船和那条清澈的河流。

夏夜捕鱼



书包

蔡源霞

每学期开学,儿子都要换个新书包,今年也不例外。

商场里各式书包琳琅满目,可爱的卡通人物一个比一个更俏皮,儿子摸摸这个,瞅瞅那个,选了半天都没下定决心,最后无奈地问我:“妈妈,你小时候都是选什么样的书包啊?”我顿时失笑,告诉他:“妈妈小时候的书包都是缝的呢。”在儿子惊讶的眼神中,我似乎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

我的老家是一个四面环水的小村庄,全村也就一百来户,各家生活水平都差不多。在我读小学的时候,村里最引人注目 的包便是皮革的挎包,那是极个别在城里工作的人才有的。至于书包,都是各家各户自己准备,有的是用家里已经用得很旧的帆布包,有的就随便拎个布袋,有的是找旧布缝个书包,如我家,我们兄弟姐妹的书包都是奶奶拆了旧衣服缝的。

奶奶有一双巧手,她做的虎头鞋栩栩如生,一个书包更是不在话下,可如果就只是缝个书包,是体现不出奶奶手巧的。奶奶做书包的时候,会将旧衣服拆了翻过来做,背书包的带子折上好几层,这样背着不累。当别人都模仿奶奶做的书包时,我们的书包便又被奶奶加了一点小花样,如哥哥们的书包上面会缝上一把剑,一张弓什么的,而我的自然绣上雅致的小花儿。因此,我们兄弟姐妹的书包在村里一直备受瞩目,一直被小伙伴们羡慕嫉妒着。

只是没几年,大家就都开始买书包了,而且买的书包挺括,洋气,比手缝的书包时髦多了。我们私下里也嘀咕,不知道爸妈会不会也给我们买书包。但还没等我们开始施展耍赖战术,奶奶便开始念叨着眼睛痛,穿针穿不了,做针线活儿也开始扎手,书包那么厚,更是缝不动了。

读书总不能没有书包,于是我们放心地和别的小孩一样,背上了好看帅气的背带书包。那时候不懂,现在才明白,奶奶连鞋垫都做得了,又怎么做不了书包呢?她只是用自己的方式维护着我们兄妹几个人骄傲和自豪。

几年后,奶奶真缝不了任何东西的时候,我却又爱上了自己手缝的包,结实舒适,而且独一无二,有斜挎的,也有手拎的,还有那种背在后面的小背包,和儿时奶奶缝的书包一样。时常有人向我打听,这么文艺范儿的包是从哪儿买的。我却常因此想起奶奶来,如果她还活着,我一定告诉她,她做的书包很有文艺范。

可是,奶奶已经离开我们很多年了……



维米尔《倒牛奶的女佣人》局部

水葫芦 供图

李 季

这世上有很多人不经意间就会生活在回忆中,好像反当动物,只有靠不断咀嚼积食才能增加能量。土耳其文坛巨擘帕慕克相信好的读者在他的书中,一定能体会到书中人物的深情挚爱、看见他们的周遭景色,并且与他们一起幻想往昔。是的,不是回忆,而是幻想往昔。天空中,没有一朵静止的云。一切正在发生的事,转眼就是往事。我们不可能完全复原深情挚爱的往昔,那些让我们幸福和痛惜的细枝末节,都如云一样飘走了,我们只能在回忆中幻想,在幻想中回忆。

我的电脑桌面一直都是蓝天白云。喜欢云,是因为云的漂浮不定、变幻不定,就像生活本身。

记忆中最早的一片云,漂浮在我 10 岁时的眼睛里。那时,我独自在邻村的花园小学上学。秋日的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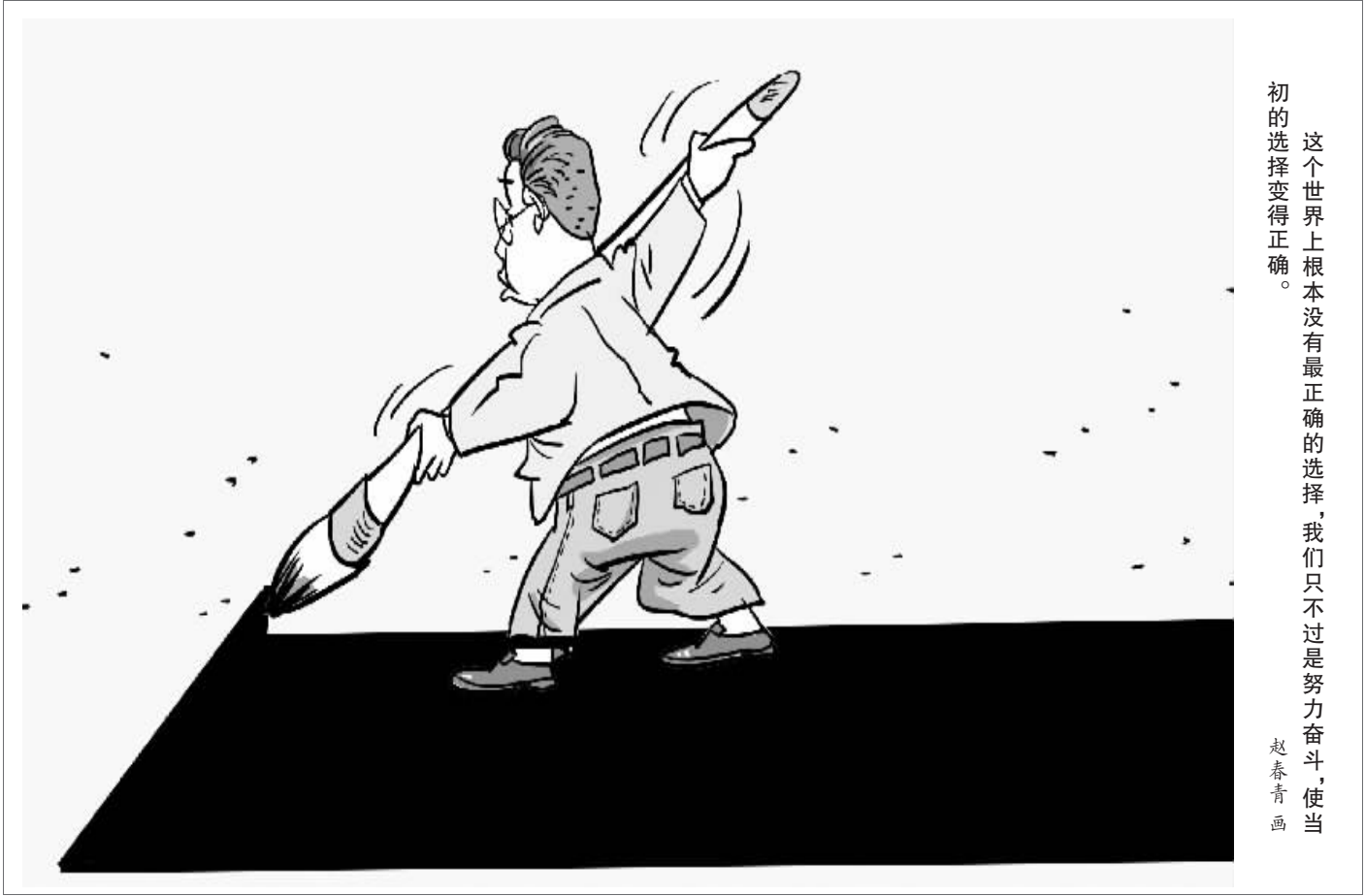
昏放学后,我背着书包回走,在两村交界处的土路上,不经意地看见了西天那朵白云。夕阳正在这朵巨大的云后缓缓下沉,云的上缘开始是金色的,慢慢变成了紫色,又转换成红色,最后变成了白色。这颜色和颜色之间,错综复杂的变化,再优秀的作家也描绘不出来,再伟大的画家也画不出来。而云的中部只有一瞬间的变黄,下部一直是黑色的,应该是云层太厚,阳光不能穿透。这朵奇异变幻着颜色的云,让一个小小的少年,忘记了回家的路。

小时候,经常看到白云追逐白云,黑云追逐黑云,彩云追逐彩云,或是不同颜色的云互相追逐。最壮观的一次是满天的黑云追逐满天的白云。那是小学暑假期间,下午五六点钟的光景,我们在东大路的水渠边割兔草,感觉光线变暗了,抬头一看,南边漫天的黑云正在翻滚而来,急速地追逐着大朵大朵的白云,一些跑得慢的白云,被黑云完全遮蔽住了。忽然起了大风,我们提着草筐急忙往家跑,还没跑进家门,豆大的雨点就砸了下来。相伴电闪

雷鸣的暴雨,让房檐下挂起了水帘,门前的竹子被风吹得都挨了地。半个时辰后,雨过天晴,黑云散尽,天上又飘满了白云。没多久,村里就传来河里翻船的消息。一船二十来人都翻到水里去了,唯有水性最好的那个人没上来。他去年的今日在河里抓了一条大鱼,很大,挂在他家门前的树上,我们都去和它比身高,比不过。村里的老人让他放生,他不放,分割着卖了。都说,他被淹死是这条鱼回来报仇的。

看到的那些黑云,是仇恨的象征吗?看着面目狰狞。而那些白云、彩云,是面目可爱的,我们称之为祥云。祥云上,一定站着慈眉善目、长髯飘飘、手持拂尘的老神仙吧?或是站着貌若鲜花、衣袂飘飘、手提花篮的仙女?可惜,我是肉体凡胎,看到的永远只是云朵本身。云朵本身毫不雷同的多姿多彩已足以吸引我的目光,所以我仍然一直喜欢看云。

读初中的时候,夏天放学后,会在河滩的浅水里看浮云的影子。天上不容易看出哪块云在上、哪块云



这个世界上最没有最正确的选择,我们只不过是努力奋斗,使当初的选择变得正确。

赵春青画

原味与素简

味就是独特。去掉冗杂、繁复、粉饰,不故弄玄虚,不装腔吓人。

这一点,日式的和食算是做到了尊重与顺应。和食要求色自然,味鲜美,五味俱全却又淡字当头,要用淡牵引出食材的本味,或者说要用淡来调动人所有的感官,专心致志地品鉴,不左顾右盼,不相互干扰,这样才能明白百草即百味的道理。

火锅被人诟病的也恰好在这里:一辣遮百味。当所有的食材被辣椒一统味觉之后,那些同煮一锅的伙伴该在釜中大哭吧,会有一人侯门深似海的怨恨了。

中秋的月饼自从告别了芝麻、花生、核桃的简陋,就在与各种食材纠缠的路上一去不返。当售货员殷切地问:“请问你要哪种口味?”纠结开始了。基本款就多达十多种,枣泥、豆沙、芋泥、莲蓉、凤梨、火腿、果仁,还有不断开发出来的各式各样的“酱”。

变化让人目不暇接,抹茶红豆馅、牛奶芝麻馅、豆沙素蛋黄馅、梅子乌梅馅、绿茶豆沙、绿茶瓜子仁豆沙、乌龙茶豆沙、山楂话梅桂圆咖喱豆沙……还有咸味款卤肉豆沙、香菇卤肉豆沙、素卤肉、素香菇月饼等等。囊括天下,包举宇内,这哪里是馅呀,分明是我们“吃遍天下”没有止境的野心。

那些曾经被我们奉为圭臬的“野心”,年轻时是梦想,后来在时间的酿制中变成欲望,重重叠叠,掺杂进生活的鼎镬,是烈火烹油的辛辣调味。它们齿颊留香,力道猛烈,生生逼退人们自身的百味,来不及散发,就被遮掩得严严实实。看似丰盛,实则繁赘,看似大味充盈,实则千篇一律,本性尽失,只能随波逐流,沾染时代的浮躁与焦灼,甚至把好端端的中秋月饼变成欲壑难填的人心。

何不减少繁芜的佐料,只找适合食材的相配,熬一碗散发自己味道的清汤,淡然心许,细尝鲜美。一碗一饭,原汁原味,顺应天然的情性。

人间有味是清欢,素简才是生命的本来况味。

用实话骗人

如果觉得自己能学好可以不来上课……

我似有多动症,上课总走神,之前的学习生涯就因为这个原因经常听不懂课,零分虽不常见,但到了高中时代还是避免不了。好在有好奇心,长到高中年纪自己总算是能看懂课本了,因之乐于睡懒觉后的自学。

所以,听到老师开头的一句,我便愉快地忘乎所以了,后面的话不再入耳,也不需要知道。此后就没再去英语教室。直到期末考试的时点,老师说定是走错教室了,不让进。俺说没有。他拿出名册,我指着上面的字说欧阳便是学生我。他头都没抬地哼了一句:我就不信你能及格。

后来者,鸟嘴先生前后两句话我都没有正确理解,“可以不来上课”的意思应该是他上课很牛,别人想听都不能够,所以必须到堂聆听,第二句就不赘述了,放假前东里董老师找我,问是不是得罪英语老师了,我告知都不认识如何得罪?“是这样啊!”董老师若有所悟的样子。原来是我不及格了,据董老师的说法,循惯例过 50 都会找补到及格,可我居然是 60 差一两分(具体分数俺现在也不知道),本来是想去找任课老师探讨的,这么看显然多余。“假期复习一下开学补考吧。”董老师提醒说。再开学找了一名心宽体略的女教师,考试自然根本不是问题。

这事之后,不啻坑人的俺觉得人还是用真心实意的话面对世相比较好,不愿意的不说,说就是实话。虽然,实际意义其实不是很大。

前些日子遇到故人,居然说有人声称我特会骗人。问及缘由,原来是他和另一位我称之为买办的麻将旧人相熟。那是 20 年前的麻将故事了。

彼时几位走得近的朋友爱聚一起打麻将,桌子

在下,静止的水里却是云层分明,而且还能明显地看到云的浮动。

高中的时候,每周一下午最后一节课是班会,班主任在讲台上口若悬河,我坐在座位上看窗外的云朵意驰神迷。

多年来一直保持的看云习惯不知道何时消失的。人生匆忙,生活劳累,周遭景色渐渐都被疲惫的眼睛忽略了。我们看不到一朵花从开放到凋零,看不到一片树叶从枝头飘落到地面,也看不到一片云从东飘到西……是熟视无睹,也是没有心情。我们匆忙奔走,只是为了寻找前方的风光,忽略了身边的美景。

任何一朵云都蕴含着云的轻盈和雨的凝重,任何一条路,都有行走的辛苦和幸福,任何一个日子都有无法挽留的珍贵和痛惜。我只想驻足在一朵白云下,平心静气地感念生命中的情爱、感受日常生活中的风景——那些已经逝去的点点滴滴、那些往昔。

以自己的方式

陈学军

用自己的方式怀念
那让我在冬日里莫名微笑的温暖
以及种在相遇的路口
执着而静默成长的诺言
把那几片枫叶夹在了日记里
很久不忍心去读那几抹憔悴的红

我用自己的方式
珍藏属于我的感动
和遥遥无期的等候中
无法言说的心痛
用自己的方式抑制
内心凌乱纷纭的缠綿
时光很傲慢
有一种与季节无关的寒意
日渐霜冷了眺望的视线
悄然模糊了路口风景

终于有一天
我不得不用自己的方式祭奠
枯萎在岁月怀中的
泪痕未冷的爱恋
我已决定将枫叶连同日记一起埋葬
在那棵亲手种植的树下
我已决定不哭
有种痛使我必须抬头
仰望天空流泪的脸
雨丝微凉
润透我看过淡前路的眼
……

蒲公英之恋

张燕峰

周日,去北京玉渡山。

当我沿着忘忧湖长长的堤岸,走过一段蜿蜒崎岖的山路,来到了一块平坦的高地——云中草原。虽然是盛夏,但这里的草却是春天一般柔嫩的新绿,那样新鲜,赏心悦目。嗨!我当时是惊叫了一声,我小心翼翼地挪动双脚,生怕弄疼了它们。

令我欣喜的是,草地上还长着许多像星星一样散落的蒲公英,棵棵肥大壮硕,鲜绿的叶子长长的,宽而肥厚,向上尽情舒展着,褐色的花茎上还擎着一朵朵黄花,在微风中摇曳生姿,令人垂怜。那美丽的花瓣是那样密而纤细,纤尘不染,好像是一双双打量世界的纯洁的眼睛。我忍不住蹲下身子,深情地与它们对视,思绪却像张开翅膀的小鸟,飞得很远,很远……

我的老家是位于华北平原腹地的一个小村庄。蒲公英是一种生命力顽强的植物,它从来不择环境,村庄前后的树林里,沟渠里,沙窝里,到处可见它的身影。不过,那里的蒲公英模样大多瘦弱,只有到了雨水丰沛的季节里,才会长得健硕肥大。

那时,我们一放学,便提个箩筐去挖蒲公英。挖来的蒲公英可以喂猪,喂兔子。妈妈会从我们挖来的蒲公英中挑些鲜嫩的,洗干净,在开水中焯过后,切碎,撒上蒜末和各种调料,再滴上几滴香油,这样一道美味的凉菜就做好了,清爽可口,令人垂涎三尺。

蒲公英不仅可以食用,还有药用价值。《本草纲目》记载:“解食毒、散滞气、化热毒、消恶肿……”我记得小时候,如果头疼脑热,妈妈经常用蒲公英煎水让我们喝下,管保药到病除。如果我们不小心划破了皮肤,妈妈会把蒲公英叶子捣碎,将汁液涂抹到伤口上。

秋天的时候,蒲公英花朵渐次零落,变成白色的绒球。风一吹,它们便像英勇无畏的伞兵一样,举着小伞飘到很远的地方。一次,我为了追逐蒲公英的绒球,一个人在山坡上奋力奔跑,最终它们无踪可见。一个人站在无边的旷野上,对着西天燃烧的灿烂云霞,一种说不出的寂寥和惆怅竟悄然潜入少年的心底。我忍不住嚤嚤嗡嗡地哭了起来。回家之后,妈妈看到我红肿的眸子,询问之后,笑着说,傻孩子,那些小伞把蒲公英的种子带到四面八方,明年你就随处看到它们了。

如今,小村庄的人也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散落到天涯海角,我也独在异乡为异客,可是,我是多么怀念那些有蒲公英陪伴的时光啊,隔着几十年的岁月回望,往事历历在目,内心是那样温暖,那样安详。

今天在这里猝然相逢,我不禁想,家乡的蒲公英也一定在深深思念着我,它们辗转流徙,跋涉千里,只为了与我在这里相遇,来慰藉我那颗在红尘中奔波的心。我深情地凝视着它们,热泪滚滚。



陋室观复